

Indelible White
羽式关系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

许以 著

Text with photographs 文字 + 摄影

许 以 著

羽式关系

Indelible White











文字及摄影皆为许以作品
Written and photographed by Yi Xu







CONTENTS

002 自序：利她主义

006 意识留住你深深的背脊

023 缺 口

038 我们都一样

064 生命里的一分钟

073 曼妙的事实

078 呐喊——蒙克的呐喊

080 My 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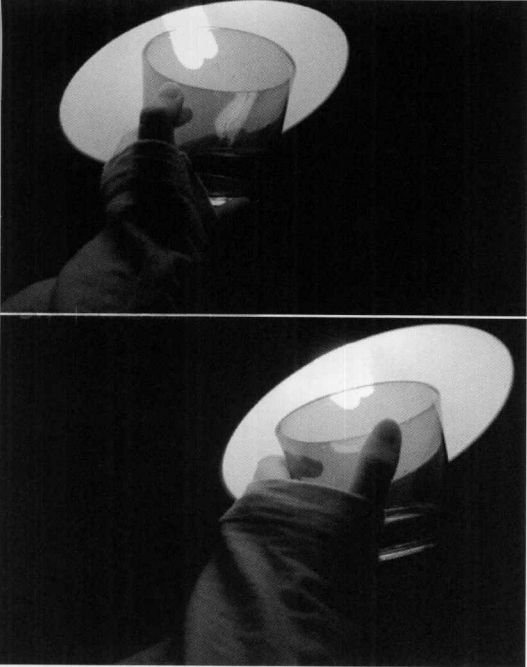
082 对不起

093 有关好小孩的事

106 雪 下

110 对话：80年代，有点近……有点远……

120 后记：羽式关系？

The top photograph shows a hand holding a glass, with a bright light source above it creating a strong highlight on the rim of the glass and the hand. The bottom photograph is a similar shot, but the lighting is softer, with the highlight on the glass rim being less pronounced.

序。

利她主义

我一定还是在室内。为了能从窗户里往外看。
还是抱着抱枕坐在床上，或者是不清不楚地站着。散漫，聚焦不清。
我的年纪正从十七倾向十八。以后就不会是这样子了。
太阳慢慢把影子晒得化开。而时间从来没有过去很久。

我还是偏爱在我的范围以内的东西。虽然我总也不够安定。
冷的话，我坐到侧面。热了我再搬回去。
在喜欢的人和陌生人面前，我同样认真和匆忙。

我告诉别人我自私，其实我是利她主义者。

Altruism，利他主义，是一种有事没事都只对别人很好很好的主义。

显然我不是altruist。我利她而已。偶尔才符合“动物的自我牺牲”。

有的时候她的所指很明确，有的时候她漫山遍野。

在我说不清楚她是谁的时候，我也说我一个人在玩。

被太阳晒干以后，我们再次让雨天吸走。

到现在为止，地球存在了四十六亿年。人类不到一万年。

我们都只是慢热的过客。

我的肩头等待色泽。我的名字等待声音。

停下来我就写东西，或者为了写东西我停下来。走的时候我抱着照相机。

一开始提到出书，我表现得晦涩。因为我很明白文字和图像作为情感载体的力量。对于读者来说多了一间房间可以进入，而对作者来说是摆好被探访的姿势，定了形，留得下罪证。

有些时候一边写东西，一边我觉得我在出卖自己。这时候我会叫停。我不想我那么诚实，我想我该多给我手下的文字一点幻觉，这样它可以跟我保持距离，不然等我回头来看望它的时候，它伤害起我来可能也不留余地。可这一点我常常做得不够好。

后来我安慰自己：等到哪天我可以宽容得原谅一切幼稚，像疼爱小朋友一样疼爱它们，那我才是更完整的吧。我是在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后，才开始挑选稿件。它们吻合着我关键的年份，从十五岁到十七岁。

全是一些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却一再耽搁，终于没法再弥补的感觉。

全是一些昏昏沉沉走了很长时间，仍然不愿承认我来过，的感觉。

全是一些失重、缺氧、幻听，的慌忙的清醒的固执的知足的感觉。

全是一些会为了很多已经有答案的事情不断努力，不断笑，不断哭泣的感觉。

后来我说我忘记了，或者我说没有。

喜欢抱枕是因为可以无所顾忌地一直抱。

喜欢橘色灯光是因为橘色灯光里大家都变好看了。

喜欢螺旋笔记本是因为它们颠来倒去。

喜欢钢琴是因为后来我放弃了。

喜欢大耳机是因为它把我的听觉卷到另一个世界。

喜欢窄窄的棉织围巾是因为很适合我。

喜欢刮风下雨是因为那种天气我会特别兴奋。

喜欢看电影和音乐录影带是因为胶片质量好。

喜欢戴手表是因为习惯了。

喜欢洗头发是因为希望它们快点长。

喜欢苹果水蜜桃草莓西瓜是因为它们都有浅红色的部分。

喜欢清晨是因为微蓝的底色和没有人的马路。

喜欢罐头包装的饮料是因为它的量词叫“听”。

喜欢天冷是因为天冷常常给我空气很干净的错觉。

喜欢拍照、录音、写字，是因为生命给我不懈的惊奇。

影像和文字帮助我们记录自己的感觉，它们让我们看清别人的美丽，以此证明我们多么热爱自己。我们总是不断制造各种物质填补心里的念头，我们的感官为身体染色，配合着我们的种种神情。

一切都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你们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期待我，猜测我。在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观察我，偷亲我。你们一定一直在想，该怎么对待这个小东西呢？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无论我是不是够出色，爸妈都一样会疼我。我犯了错，爸妈责备我，却永远会在我之前原谅我，把浑身是泥的小鬼带回家，洗澡换衣服打扮干净，坐下来一起吃晚饭。有时候我们为一些无聊的恶作剧一起大笑。突然我会感到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明白，我多需要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我没法完整地回馈他们对我不渝的

爱，我只能不断告诉身边的人，你们都一定要很爱很爱自己的爸妈。

我那么地爱你们！我那么地爱你们！

占满我童年全部记忆的最亲爱的外公外婆。他们永远留好吃的等着我回去。外婆“囡囡、囡囡”地叫我。外公笑眯眯地对我说“依这个小赤佬！”。外婆打电话催我去看她院子里的碗口那么大的花，我知道她是那么想念我。外公看我写的文章会连续看很多很多遍，圈出错别字，并且在他感兴趣的地方画出箭头，写上自己的看法，等我去了一起聊。我好爱他们。除此之外，我外婆一直好美啊，外公一直好英俊啊，我是说真的！我小时候说要买“咯咯鸡”给你们“统统、全部、都吃掉”！

感谢关心着《羽式关系》，以及在“羽式期间”关心着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你们在后记里留下的字句让我知足。其中特别提一下悠和小内，谢谢你们作为摄影部分的model。感谢朱先权老师。感谢上海方向传播有限公司。谢谢你们愿意见证我的努力。

同时，给所有照顾我和容忍我的人，所有在依赖我的同时被我依赖的人，所有在我说我长了翅膀的时候没有反驳我的人，所有相信我是电动超人的人，所有曾经与我同在的人，所有要求我记得的人。我说，我不要你们也可以健康地生活下去，那多半是骗人的。

许 以 2007.08.26



意识留住你深深的背脊

渐渐觉得我开始难以看管这种贪念，自从我得到了不该我的东西。如果你从没被我握在手里捧在怀里衔在嘴里，也许她们也只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而不是精心筹划的目的。然而同时也留下一些，应该会是粉末状的物质，宁死不屈地闷在心里。费解，没有头绪，后来遭遗弃。

有一天我粘在门槛边上摇摇晃晃。推开门，我被一大段的霓虹切开。关上门我又合起来。抬头叫不出星星。房里长着花和泥泞。就这样我若有所思地等啊等啊等啊，掉出你我的周遭。

我想从一首歌说起。这个歌，它本身不能说我特别喜欢，而就着我们分头和它相关过的主题，它有非凡的意义。它的日语，那时候你叫我一起学。我比你早学会。你练到一半的时候唱给我听，我故意打断你笑你唱得不像日文，你忿忿不平吵着说那么你唱啊你唱啊！后来我还是没有唱。等你学完了我也没有唱，宁可被误以为五音不全。谁料到后来有个那么富含戏剧性

的机会，你无辜的朋友在KTV点了它，唱得龙飞凤舞面目全非没有一个词音准。大半年以前我们分头一句一句给日文标上罗马标音学它，斟酌每一个音节的平仄。他如果知道的话一定想去演鸵鸟。不过好在，鸵鸟先生的把戏让我对这首歌的出现没了尴尬。

一时说不准原因。我想我是不敢在遇上你的情况下还有这个旋律。尤其在那段日子里，真的怕。我怕我在你面前丢了尊贵的话我们会一起流泪。

你明白我，有些东西在心里是碰不起的。你也何尝不是。

分别坐在地上故作是认真的时候，偶然的我们也都觉得，如果有个什么人能坚贞地爱我们一辈子，不屈不挠，无怨无悔，那就好了。然而更多时候我们不觉得。开电话像开了电视机，烙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

低烧，低烧。持续到第九天体温又回升了。上个月在三十七度以上的体温下和不断喝进去的维生素C之间周折了一个礼拜。这一次的低烧带来了神经衰弱，也有可能是神经衰弱带来了低烧。我睡不着。十点把自己放到床上，快四点才终于迷迷糊糊能睡过去。过程中我总是以为我马上能睡着，马上能睡着，却总不幸地醒着。

早上六点闹钟准点惊叫。我必须要设定它三番四次地闹二十分钟才能得以意志准备起床。你几次提醒说，这样对身体不好。可刚被吵醒的时候实在薄弱，实在说服不动自己即刻直起来。所以总需要一种适应的过程，需要提前量。因为我要去上学。

坐在床上我给你打电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没空陪你去买球鞋。这是我第很多次推迟约会。你还没醒，我就是趁着你还没有醒，这样你没力气抱怨。我有一点狡猾。

我常常令她扫兴，另身边的其他人扫兴。可是我真的没法和她出去。今天早上起来我严重地厌恶这一天的到来，我知道我没法将就自己就这么和朋友出门约会了。我不要，我不要，你能拿我怎么办，我又能拿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向你解释，与其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不如装作诚实。接着我想，你是我朋友不是，你会理解我的！